

外行人的內行話



文學諾
獎得主莫言
大哥，日前
又興致勃勃
地談起翻譯
來了。言語
不多，句句

在理，算得上是外行人講出了內行話。現不妨從中擇取幾點進行點評和張揚。

一謂譯者的身份。莫言主張譯者應當成為「信徒」，因為這種身份「符合翻譯最基本的原则」，即「準確、可信」。舉世皆知，咱中國人自經營翻譯這檔子事來，儘管別出心裁地說什麼「神似」、「化境」，或鶯鶯學舌地說什麼「異化」、「歸化」，但歸根結底仍然是悠悠萬事，唯信唯大。今番莫言將唐人劉禹錫筆下的「翻譯徒」呼之為「信徒」，堪稱有根有據，決非空穴來風也。

二云譯語遣詞應「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」。不懂外語的莫言以不懂梵文的晉人道安為榜樣，用「比讀」的方法讀了肖洛霍夫《靜靜的頓河》的幾個譯本。他以「馬馳蹄子」、「馬咬騎馬人的波羅蓋兒」和「馬移動蹄子」、「馬咬騎馬人的膝蓋」為例，認為前者的譯法要好得多。「倒」、「波羅蓋兒」與「移動」、「膝蓋」相比，顯得「更加傳神」，而且特別「生動、形象」。

三稱應當帶着情感翻譯，即譯者應當與著作情感、與作品中的人物情感「建立共鳴」關係。那種視文學翻譯為「純粹的技術工作」，主張以「零度情感」進行翻譯的說法實不足取。其實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，郭沫若就曾說過：「男女結婚是要先有戀愛，先有共鳴，先有心聲的交感。我愛雪萊。我能感聽到他的心聲，我能和他共鳴，我和他結婚了。——我和他合而為一了。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的詩。我譯他的詩，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的一樣。」帶着這樣的情感進行翻譯，焉能不出上品、精品、神品？

四曰作家「要將翻譯家當做『對手』」，當做「敵人」，就是要給他們製造難題，就是要讓他們翻來覆去地斟酌、思慮」。這番話可謂一石二鳥。第一個「被擊中」的當然是時下的某些作家。這些作家竟然宣稱，下筆時，得先掂量這個詞、那句話怎麼讓翻譯家譯成外文。作家寫如果寫到了這個份上，就會「得不償失」，而且有可能給文學創作帶來危機。基此，莫言告誡這些作家，決不能「放棄自己的語言風格」，同時「也應該相信翻譯家的才華和智慧」，他們一定能夠找到好的方法譯出作家的語言風格。第二個「被擊中」的自然是翻譯家。翻譯非易事。冰心說翻譯「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」，蕭乾說「翻譯好像踩鋼絲，實在很難」，郁達夫甚至說「翻譯比創作難」。錢鍾書在《林語的翻譯》一文裡說得更具體：「翻譯可就不同，只彷彿基本課老師的講書，而不像大教授們的講學。原作裡沒有個字可以滑過溜過，沒有一處困難可以支吾扯淡。一部作品讀起來很順利容易，譯起來馬上出現料想不到的疑難，而這種疑難並非翻譯字典、問問人就能解決。」顯而易見，翻譯家在翻譯中如果沒有一番「翻來覆去地斟酌、思慮」，無論如何也修不成正果的。

惜乎，莫言的這些內行話尚未引起廣泛的關注。如今，我這個湖南佬只想站在清水粼粼的瀏陽河畔，朝着綠樹蔥蔥的沂蒙山方向，放開喉嚨向山東蔡漢莫言大哥唱上幾句山歌：綠水青山處處多，阿哥說譯口懸河。可惜南北知音少，隨聲附和只有我。何不學門外國語，譯書二三曉苦樂。到時再把翻譯論，一石激起萬層波。

年終話「臘」

陸茂清

臘，原是古時農曆十二月的一個祭名，始於周代，不論官宦之家還是平民百姓家，年底都要舉行一次「歲終之祭」，規模之盛大隆重為一年之中之最，對此多種古籍中有載，如東漢蔡邕《獨斷》：「臘者，歲終大祭。」隋·杜台卿《玉燭寶典》：「臘，一歲之大祭。」唐·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：「十二月，臘日也……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，因立此日也。」蓋臘與年底的祭祀有關，故又稱臘祭、臘日。

關於臘的時日，漢代定冬至後第三個戌日，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臘，冬至後三戌，臘祭百神。」至南朝時以「十二月八日為臘日」（梁《荆楚歲時記》）。梁的開國之君梁武帝篤信佛教，念及佛教始祖釋迦牟尼在這一天得道成佛，便將祭祖祭神與祭佛合二為一，把臘定在了十二月初八日。

因為臘的時間必定在農曆十二月，故而十二月稱為臘月。

臘祭的對象，是列祖列宗以及五位家神，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孟冬之月，門閭臘先祖五祀。」五位家神指的是門、戶、天窗、灶、行（門內土地）。奉上各式祭品，答謝祖宗與家神的保佑恩賜，祈求來年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，六畜興旺，合家康寧。

自周代以來，歲末的臘祭世代相沿，直至當代。魯迅的小說《祝福》及以此為藍本改編的戲曲影視中，魯四老爺家每在年底都要祝福，這祝福實際上就是臘祭，祭祀祖先諸神，供物豐盛，場面隆重，氣氛肅穆，祈禱虔誠，名副其實「一年之大祭」。

筆者所在的上海地區，不只鄉村，城鎮亦是，千門萬戶臨近年三十時，老少畢集歲終祭祖，焚香燃燭，擺供美酒佳餚與過年節物，俗語「請老祖宗」。據傳列祖列宗都到了，一年中只有年底這一次，應說是臘祭的傳承吧。

臘，另有一種含義。請看漢代學者應劭的《風俗通·禮典》記載：「臘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報功也。」《隋書·禮儀表》中也有類似的說法：「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：古稱臘者，接也，取新故交替之意。」是說臘包含有新舊更替、辭舊迎新的意思。一年將過，在這新故交接的歲末之際，向祖先家神貢獻祭品，報告一年人壽年豐，天上人間分享豐收的喜悅。

文學諾獎得主莫言大哥，日前又興致勃勃地談起翻譯來了。言語不多，句句

詳吧。

英雄背後

李憶著



萬馬，是長年硝煙瀰漫沙塵滾滾的戰場。還記得許多年前去陽關，那路上的所謂大漠風光，外是望無際的黃沙，我們的四驅越野車就像一葉小舟，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浮。當站在今時的荒漠古時的戰場，感覺自己已經走到了世界的盡頭。放眼廣袤的戈壁灘，那座孤寂的烽燧在夕陽下顯得格外淒涼、悲愴。但憑弔的人來到這個古代長城關隘的遺址，是否仍能感覺到陽關的霸氣？人喊馬嘶的悲壯場面，是否會浮現在眼前呢？荒漠中，放眼起伏的沙丘上，仍可見到一座漢代的烽燧巍然屹立着。這是多麼壯烈的見證啊！延綿的戰爭造就了衛青霍去病、班超、張騫、李廣等一衆英雄豪傑。他們耗盡大漠之中，顯赫的功績讓他們名留青史。然而，英雄豪傑亦有七情六慾，免不了會勾心鬥角，爾虞我詐。來到這裡，能不想起一千多年前，在這裡馳騁的英雄人物嗎？最顯著的應是衛青和霍去病了，是他們率兵把匈奴趕出塞外一千多里以外，即使是在今日也讓人生動容！」

富士山·木屐·開運小槌

悠 悠文圖



遊日本東京富士山，當然為的是欣賞其美麗的火山景色。富士山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，是日本最高的山，不僅是東京的代表性地標，也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地標。筆者沒氣力爬到山頂，只能在「小半途」山腰處流連。在那裡，發現了一雙巨型木屐，旁邊有個「開運小槌」，它們給擺放的路上（見圖）。雖然是個擺設，也令筆者浮想聯翩。

富士山山腰處放着這樣一雙木屐和小槌，固然是娛賓，同時應也不無祝願登山者平安之意。富士山是座活火山。距今一萬年內會曾經噴發過的火山，被稱為活火山。中日都曾有專家學者認為，大地震能改變地殼形狀，火山爆發何嘗不是，因此，二者互為因果，並非偶然。大地震若在火山附近發生，岩漿系統受到影響，火山亦大有可能隨之爆發。三百多年前富士山爆發，之前的一個月，其西南部就曾發生過八點五級大地震。專家學者並舉出其他一些例子，以證明二者的相關性：一九六〇年智利的九點五級大地震後，附近有火山隨後爆發；一九九一年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強烈爆發的前半年，火山位處的呂宋島也發生七點八級大地震。

日本有大約一百座活火山，當中十三座最活躍，被列為A級。富士山屬B級。

日本大小地震，全國各地，無日無之。筆者年前赴日採訪，有長年旅居東京的一位中國同胞對筆者說：「地震來到時，你在做着什麼，就照做好了，譬如正在吃飯，就照吃如儀，不必緊張。這雖是幽默之言，但那裡三天兩頭震個不休，足也可見一斑。住慣了，震慣了，倒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。話說回來，日本的地震、火山爆發、風災、水災之多，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倒是從古至今都存在的，反映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乏典型例子。」

僅看其「御守」（護身符）多得不可勝數，也分得甚細，便知一二。

「招福」（招來好運）、「厄除」（驅除厄運）、「良緣」（守護愛情）、「緣結」（締結良緣）、「學業」、「安產」、「子供」（守護小孩）等都有「御守」，甚至腰痠背痛，也有「御守」可在神社



富士山間的木屐和開運小槌

或寺廟求得到，或在商場買得到。

富士山山腰上的木屐和開運小槌，後者乃百寶魔棒，寓意好運。日本人的「開運」，有招來好運、時來運轉、走好運、運氣亨通、否極泰來的諸多細微含義。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」，《魯迅全集》註釋稱，這典故出自《世說新語》，所謂「斯人」，即是東晉時的謝安。後讀史書，方知史

上確有其事，且在謝安之前，還有這樣一位「斯人」，這就是年歲略長於謝安的殷浩。想必當時的「蒼生」，亟需有這種能挽狂瀾於既倒的「斯人」方才六神有主。

據史書記載，殷浩與杜「才名冠世」。殷浩「累辭徵辟」（按：即「朝廷招用」），辟（按：即「郡國舉薦」），屏舉十年，時人擬之管、葛。謝尚、王濛嘗伺其出處，以卜江左興亡。嘗相與省之，知浩有確然之志，既退，相謂曰：「深源（殷浩字）不起，當如蒼生何！」能有如此名望，不是五百年才出一個，至少也得五十年才出一個。

殷浩到底還是「破門而出」了。他是被會稽王司馬昱請出來的。那麼，斯人一出，是否就能安邦定國？好像遠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會稽王司馬昱是想以殷浩來抗衡權傾朝野的

大將桓溫的，殷浩也確實這樣做了，於是與桓溫勾心鬥角。被他任用為護軍將軍的王義之以為「內外協和，然後國家可安」，勸殷浩不宜與桓溫「構隙」，殷浩聽不進去。等到桓溫看出朝廷「使殷浩以抗己」的企圖忿而屯軍武昌之時，殷浩又拿不出任何主意，只想「去位以避溫」了。如此無識而又無膽，怎能安邦定國？以後還是撫軍將軍司馬昱為會稽王司馬昱草書桓溫曉以大義，才使桓溫上疏惶恐致謝，回軍還鎮。

殷浩北伐，王義之也曾多次勸阻，卻一概被他當作耳邊風。然而，剛愎自用的殷浩並沒有「運籌於帷幕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」的才幹。例如率兵攻打姚襄，先是偷雞摸狗，「屢遣刺客刺之」，結果「客皆以情告襄」；後又「潛遣將軍魏懼帥衆五千襲之」，讓姚襄「斬懼並其衆」；最後親率衆七萬北伐，卻又中了姚襄的埋伏，敗走譙城。如此「連年北伐，屢戰屢敗，糧械皆盡」，又怎能與管仲、諸葛亮同日而語？

人要注重公論，公論又與名望很難分拆。名實不副的事是常有的，因而誰都知道聽其名還要觀其實。從殷浩這個人看，對公論有時似乎還得留一點心眼。就一般的情況而言，用人要注意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反潮流戰士」最容易受到「公論」的推崇；在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」的地方，「好好先生」也會得到公論的青睞；「上級對下級護着哄着，下級對上級捧着抬着，同級之間互相包着讓着」，倘若這種官場庸俗化氣瀰漫官場，或許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，越會被「公論」為「善於與人相處」或「維護團結」的楷模。殷浩那個時代，士大夫崇尚清談，日本童話中就有一個關於魔棒的故事：一對老夫妻膝下無兒女，向上天祈求給他倆送個孩子，體形多細小都無所謂。果然，上天真送了個男孩給他倆，但身長不到一寸。夫婦倆給他取名「一寸法師」。孩子個子雖奇小，頭腦卻甚機靈。一天他向父母要了針、稻草、木碗和筷子，說針是劍，稻草是劍鞘，木碗是船，筷子是船槳，藉着這四件東西，啓程往京都做武

公論，這是沒有錯的，公論「斯人不出，當如蒼生何」的謝安就不負衆望。但公論也很容易受到時尚的局限。例如，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年代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「